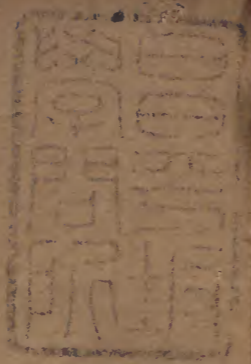


孝經衍義 八十二之六十七



漢書門			
九	四	七	一
三	七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七
三	七	一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1
冊數	30 (26)
函號	299 123



孝經衍義卷八十六

淺草文庫

卿大夫之孝

德行

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本爻直方大。指心德言。程傳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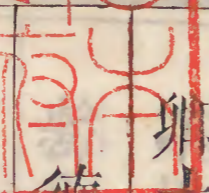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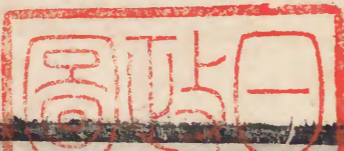
本義。皆從坤道上說來。乃推原爻義。

朱熹本義曰。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

坤之方也。德合无彊。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

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

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頤傳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朱熹曰：敬而无義，則事必錯；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爲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

臣按直方大，形容坤道之自然，故不習而無所不利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亦不習而無所不利也。文言則以學言之，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則雖聖人，不越乎此。無異道也。孟子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生理本直，善養者全其本然。

之直而已。持其志。敬以直內也。而直養之
功。在集義。集義之要。在知言。義以方外也。
故程子引以證文言也。不疑其所行。正經
所謂身無擇行。行滿天下無怨惡者。蓋此
兩言者。千古制行之極也。善乎隆山李舜
臣之言曰。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
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
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辯
也。先儒論仁義之思。取諸此。夫先王之德
當行。固盡於乾坤二卦矣。

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程頤傳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
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
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
闔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
吉而无咎。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
下。故錫寵命。至於三也。人臣之道。於事無所
敢專。惟闔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己。然

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爲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曾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蓋曾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臣按人臣事君。效一官。各有其官之所當爲。辦一職。當知其職之所難稱。而至於在師。則其責尤重。而其任尤鉅矣。國之安危。於是乎在。民之休戚。於是焉繫。勝負呼吸之間。理亂反掌之際。故凡事無所敢專。惟闡外之事。得專制之。非以便其私也。予之以非常之任。正責之以非常之功。而至於功之旣成。雖其爲振古所無。亦皆其所當爲。周公之大勳勞。非有餘忠。大舜之夔夔。

齋慄。非有餘孝也。夫王者之用兵。以毒天下者。安天下。故王弼注云。行師得吉。莫善懷邦。而程子亦曰。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蓋行師不俟決機。制勝爲吉。而吉於緩懷衆民。使莫不咸服。卽初六所爲師出以律者。九二剛勝之將。由是道爲得中。故無愧乎其錫命之三也。後世握兵權。專制閭外者。生殺自恣。草菅民命。以爲誰何。而至用兵機宜。難頃刻待者。輒蓄縮不事事。動取上旨。以自弛其負。或趣之使前。仍畏避不應。勇於殘民。怯於赴敵。爲其所不爲。而失其所當爲。此之謂反其中道。雖臧亦凶。而况必無致勝之理哉。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程頤傳曰。四于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繫于四。四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

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

臣按徵招角招之詩曰。畜君何尤。而孟子以爲畜君者好君也。畜君固所以愛其君。然自下畜上。以陰畜陽。本不能無傷害憂懼。曰血曰惕。甚危之也。惟其畜君之心。出於極誠無僞。以四之有孚。感五之有孚。君臣合志。乃血去而惕出矣。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人臣之行。亦惟其誠而已矣。犯顏諫諍。本非得已。而或者以市

名也。以要譽也。又或陰有所爲。如谷永之黨於私門。而專攻上失。豈得謂之畜君哉。抑有孚之血去。惕出。固其恒理。然觀於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四雖有孚。猶密雲之不能成雨。幾幾乎與血惕鄰。而無以畜止其君也。文王之羨里。周公之居東。其去血惕也。幾何哉。然兩聖人者。忠誠之極。足貫天人。文卒免於難。而公亦有風雷之應。向之不雨者。終亦旣雨旣處矣。故曰。惟其誠而

已矣。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程頤傳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

臣按人臣之行。旣以自靖爲職。而尤莫急於進賢。蓋國家之事。非一人所能勝任。庶司百職。必盡得賢才。乃可合而成治。故君

子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茹之相連而起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唐虞之臣。相與謀議於朝。曰。都曰。兪。昌言交拜。廓然大公。無猜疑之端。無間隔之情。而每命一官。必各舉其所知。真有茅茹之象。故能成師。師濟濟之盛也。若足已自專。以國家之事。爲一室之私。不復廣詢賢才。與之協心共治。則異已者日疎。迎已者日進。所謂與小人爲朋。而泰轉爲否矣。易之一書。於人臣

之進賢退不肖。蓋反覆致意焉。同人之初九曰。同人于門。无咎。六二曰。同人于宗。吝。門。公也。宗。私也。君子小人之別也。頤之六四曰。顛頤。吉。四以大臣而待養於初九。在下之賢。似顛而吉也。大過之九三曰。棟撓。凶。剛甚而無輔也。解之九四曰。解而拇。朋至斯孚。解去小人而君子朋來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疾惡如隼也。益之六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好

而善而來告者衆也。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四所與非其人。如棟撓也。夫國家之善敗。分於此。而人臣邪正公私之辯。亦決於此。故此可以觀卿大夫之德行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程頤傳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廢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故在

包荒也。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廢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

朋亡。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

臣按此治泰之道也。泰之時。宜若可以無患矣。而必有是四者之患。又况時非泰寧。則其可患不更甚。而治之不更難乎。然而泰之不終於泰。以至於亂者。固皆泰之時。啟之也。泰之時。輕變舊章。不知大體。科條煩碎。而督責促急之亂成矣。泰之時。文恬武嬉。上下偷安。而積弱不振之亂成矣。泰

之時。欲速見小。不能深思久長。而壅蔽之
亂成矣。泰之時。政歸私門。朋比爲欺。則尤
召亂之階。而其患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夫
泰之時。不謹此四者。則泰必否。若否之時。
克深思悔悟。雖用力倍艱。而亦必泰。治亂
豈有常期哉。抑臣謂此四者。臣道也。君亦
有之。有容德乃大。人君之包荒也。威克厥
愛。允濟。人君之馮河也。不泄邇。不忘遠。人
君之不遐遺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人君

之朋亡也。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程頤傳曰。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
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
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
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
而无咎也。

臣按人臣爲君所倚任。卽當以身任天下
之重。合羣策。收羣力。所謂謙順也。急病而

讓彞當事不避難。所謂剛健也。如此則能
勝大有之任。如大車強壯之材。可負重行
遠矣。詩曰。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周之末也。
皇父卿士之屬。皆輸載者。而又窘之以陰
雨焉。詩人故傷之也。

豫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程頤傳曰。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
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
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

朋盍簪。四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
之倚任。而下無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
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簪聚也。
簪之名。簪取聚髮也。

臣按人臣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同德之
助。常患其鮮。惟其竭誠盡慎。而无有一毫
爲己之私。則卽異己者。亦當悅服。而况朋
類乎。隨之九四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益
之六三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萃之六二。

升之九二。皆曰孚。乃利用禴。皆言誠也。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頤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蓋師而天下亦一師程頤傳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

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

川。下。泰也。二。艱中。五。以剛柔。文。大。宜。其

襄。臣按豫九四曰。由豫。四下于五。已有可疑

計之迹。今由頤在上。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

任。豈得不更懷危厲。古之大臣。如伊尹周

召公。亦唯此憂勤兢畏之心。可告白於列祖

考六。先王。而君亦終賴以濟。故可疑者。卒勿疑

危厲者。終得吉也。頤之六五。不利涉大川

而上九。利涉大川。轉危為安。圖易於艱。惟

此竭誠盡慎之臣而已矣。易蓋三復於臣道之惟一誠與。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程頤傳曰。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于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爲蹇于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于蹇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

其忠盡不爲已也。

朱熹本義曰。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臣按治平之日。從容奉職。宜若無過。一當蹇難。而克盡王臣之分者。鮮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處蹇而仍泄泄然。是不蹇于蹇者也。二處于蹇。而又蹇以求濟之。是爲蹇于蹇。此豈復計較成敗利鈍而爲之哉。故曰匪躬之故也。夫人臣之不能事其

君皆以躬之故而巳矣。平時不克憂盛危明。以至蹇難。以其躬也。至蹇難而觀望畏避。不克盡力致命。亦以其躬也。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皆爲躬也。失其本心。行道乞人之不若。亦爲躬也。故曰事君能致其身。能致其身。斯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爲孝矣。渙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臣按渙其羣。程頤以爲天下渙散。而能使其之羣聚。朱熹引蘇洵云。羣者。聖人之所欲

令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王弼注亦云。能散羣之險。以光其道。大抵天下渙散。成於人心之各自爲羣。六四能渙之。使合爲一。則爲一大羣矣。程傳亦互相發也。渙有丘。傳謂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用至妙。非平常之見所能思。本義亦同之。王注則云。處于卑順。不可自

專而爲散之任。猶有丘墟匪彝之慮。雖爲元吉。所思不可忘也。傳及本義言其功用之妙。能消土崩瓦解之變。于指顧之間。注言其操心之危。仍懷險阻艱難之慮。于既平之後。其義亦互相發也。

未濟九二。曳其輪。貞吉。

孔穎達疏曰。九二居未濟之時。處險難之內。體剛中之質。以應於五。五體陰柔。委任于二。令其濟難者也。經綸屯蹇。任重憂深。故曰曳

其輪。言其勞也。靖難在正。然後得吉。故曰曳其輪。貞吉也。

程頤傳曰。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

臣按未濟之時。經綸出險。勞苦甚矣。曳其

輪勢逆而力倍也。疏意然也。然古之大臣
必固以寵利居成功。功大而心愈小。然則
疏所言猶才臣。傳所言則純臣也。記有之
其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
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
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
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
其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
其。是以聽天命。此之謂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臣按戒謹恐懼。固君子畢生之學。而尤臣
道之極軌也。故曰。為人臣。止於敬。若艱危
未濟之時。尤不可以不戒。故曰。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雨無正。小旻。板蕩。諸詩所痛。皆
不克震之禍也。九居四。本不正而有悔。勉
而貞。則悔亡。不貞者。可勉而貞也。貞者。卽
震動悚懼之謂也。伐鬼方。三年。有賞者。言
用力之甚。成功之難。不久則無以濟。不極

其勤動堅忍亦無以久也。唐之討蔡州，平澤潞，撓之者衆矣。裴度、李德裕堅持而身任之，而未濟者終濟矣。其得於伐鬼方之義夫。
繫辭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馮椅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爲仁；不以不義爲恥，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

朱震曰：小人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陷于死亡，辱及其先，恥孰大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楊萬里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人不恥也，辭惡亦長，滅耳之臣按小惡者，大罪之積也。滅趾者，滅耳之

漸也。善乎董仲舒之言曰：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
而人不見也。夫德行之敗，豈在大哉。聖
書盤庚中，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
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
乃崇降弗祥。益而弗益也。又小豳：無田而
蔡沈傳曰：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言若我
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
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上告我成湯，作丕刑于

其子孫，啟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王
氏曰：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卽利，故盤
庚以具貝玉爲戒。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
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
父，崇降罪疾爲告。前而對，何與。謂如
盤庚下，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
居，叙欽。

蔡沈傳曰：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

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
法人之保居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盡夷臣。按人臣之制。行莫先于嚴義利之辯。敦
厲廉隅。愛惜名節。而後可與亂政。可與同
位。俗流失。世敗壞。往往起於士大夫好貨
事之心。而上過信而肩之。彼其心。惟知具乃
與貝玉。豈知有國家。夫子所謂鄙夫無所不
至者也。崇降弗祥。王氏以爲商俗嚴鬼神。
其故云。夫黷貨無厭。弗恭生生。禍中於國。而

亦必凶于而家。乃祖乃父。豈其能與享之。
崇降弗祥。固其宜也。盤庚云。然者。欲傲悟
其貪愚。而以其親生膝下最初之良心。感
切之也。豈以其俗尙鬼之謂哉。

詔命上。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
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蔡沈傳曰。詔旣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
其僚屬。高宗欲傳詔。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
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

臣按相無所不統而無所專主。乃僚之事
其卽其事。功卽其功。其何猜焉。而異其心乎。
蔡秦誓言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
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此其故亦在不
公不誠而已矣。不公則惟恐功不自己出
不誠則固有愛于國家。於是乎間隔之形
成。而殆哉之禍亟矣。
說命下。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
歟。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

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臣

按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人之知恥者

亦各隨其識量之廣狹而見焉。聖人之恥
何恥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聖人之
恥何恥也。聖人之所恥者。其君不爲堯舜
也。四海之大。一夫之不得其所也。堯舜其
君難矣。雖以湯武之聖。猶未堯舜若也。而
天下之民。無一夫之不得其所。又堯舜之

所難也。則聖人之恥無時已也。終其身而已矣。若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士之辱也。此亦賢者之恥也。若不義之萬鍾。墻間之富貴。則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此所謂無恥之恥也。

微子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人大矣。人之恥微也。蔡沈傳曰。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

臣按聖人之行不同也。死生去就。各惟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心之所安卽仁。故夫子稱三仁焉。先儒以爲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於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於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俟紂改過。以獻於先王。後世以死生爲重。古人以義理爲重。後世智慮淺狹。故見死爲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爲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

臣謂古人以義理爲重。故不必以死爲高。後世死生爲重。則或去或生。自是達節之所爲。而死爲守節也。比干之死。非其不通於權。而後世則當以比干之死爲經也。他日夫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人之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人之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故非如箕子之內難。而能正志。不可言狂。非如微子

之存宗祀。不可言遜。

洛誥。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蔡沈傳曰。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

臣按易言。孚乃利用禴。蓋人臣之道。惟以實心爲實事。則所往無不濟也。中孚之六

四馬匹亡。无咎。是欲絕其下之黨。以獨致孚于君。卽所謂渙其羣者也。洛誥以多子也。越御事。篤前人成烈。是欲帥其下之屬。以合致孚於君。卽所謂渙有丘者也。夫身爲宰輔。而弗克以誠信之道先多子。多子效祭之。亦無以先御事。則上下相欺慢。而君之勢孤矣。公之勳誠。可以格皇天。告前人。而猶願與諸臣共勉焉。先之也。先之者。以保我子孫黎民之心。無窮之計慮也。

君奭。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臣按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而司馬遷。唐孔氏。葛氏。皆因其說。先儒已有深斥其陋者矣。天下之事。誠非一人可勝也。而疑丞輔弼之地。其責甚重也。艱難之運。其安危繫屬。尤不細也。幸而得一才者。賢者與之共事。已相須不啻左右手。尤幸而得一聖

人焉而已。又賢也。真千古願望難冀之一
遇。相與涉險濟難。若涉大川者之同舟而
得津涯。而顧有所不平於其心者乎。今夫
權位相軋。謀議相左。呼吸利害交相避。政
出於他人。而懼其病已。事不出於己。而忌
其成功。此後世專擅壅蔽。媚嫉者之所爲。
少知愛國者。猶竊痛之。曾召公大賢。而以
是芥蒂者乎。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中間
昔更不靖而復興者屢矣。實賴其臣。不獨保

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傳說而已也。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在內者之皆賢
也。小臣屏侯。甸咸奔走。則在外者之皆賢
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如龜筮之孚。如臂
指之使。必無有相疑忌扞格於其間者也。
文王克脩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
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之
數臣者。奔走禦侮。疏附後先。於朝無不盡
之情。無相避之私。無互猜之形。而武王亦

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召公尤亂臣中之賢而親者。而脫有所疑忌於周公。是三千之衆之不若也。而可信乎。且何獨周公無可疑哉。人之願效忠者。亦何疎戚也。鮑叔牙薦管仲。夫豈高俟疎而管仲親哉。曰。季薦冀缺。缺之賢。豈必勝狐趙舊臣哉。夫世有叔牙。曰季之臣。卽願得才賢與共國家。而疏遠微賤。仇讐有罪之人。亦樂與同事。無嫌。而况賢於二臣遠甚者乎。甚哉序說之妄也。

周官。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臣按六卿分職率屬其官備矣。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士其法詳矣。然有治人無治法。不得其人。官雖備。而皆曠疎也。科條雖精密。而皆文具也。不欽不慎。不公則良法美意皆爲鬻私之階。而叢奸之門矣。今日行而日反也。屬以此欺其長。長亦以

慢其上。上下交相遁。而民坐受其弊矣。滅私者。千古之臣箴也。不公。無以制私。不欽。不慎。必不能公。欽也。慎也。敬也。敬吾君者。敬吾親也。

罔命。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蔡沈傳曰。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於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臣按自盤庚。以具乃貝玉戒在位。而穆王復以此戒伯罔。其商周之衰乎。成湯文武之際。其臣何至數數以貨煩上之戒令哉。穆王呂刑。言庶威奪貨。言惟貨惟來。言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真能探下之情矣。蓋可以觀世變也。

詩魏風伐檀。

篇名。

小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其一章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兮。貉類。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臣按此詩序以爲刺貪。朱子以爲專美君子之不素餐。然有思於君子之不素餐。所以甚素餐之愧也。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之多。不狩不獵而爾庭有懸貍。此政所謂。此彼彼有屋。藪藪方有穀者。獨非貪乎。一美一刺。義固相發也。

小雅四牡。篇名。其首章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臣按毛傳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夫奉君命而出。而以私恩爲重。亦非所以爲孝也。王事之謂何。而以將父將母之心。易其傷悲乎。將父將母之心。人子之至情。亦天下之公義也。猶不敢以易我王事。而况情之不本於將父將母者。而可以亂我心曲乎。一使也。而必求王事之堅固。此心何心也。可以諗吾君。可以諗吾父母。其

爲將也孰大焉。又不可謂勤王事之日。非
養父母之日也。靡盬。說文云。煮海爲鹽。煮
池爲鹽。鹽苦易敗。故傳以不堅固訓之。

出車。

篇名。其四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臣按此還率。在途而追叙其未歸之情也。
簡書。策命臨遣之辭。王事多難。以闔外付
與。而策命臨遣之。苟隕越於下。將爲天子
憂。而寧無畏乎。三軍之命。懸於帥。二章云。
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大帥悄悄之憂。而僕

夫亦感而憔悴。則其紀律之嚴。衆志之一。
可知矣。宜一月三捷。而收赫赫之威也。若
河上乎翱翔者。安得有况瘁之容哉。

六月。

篇名。其末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臣按六月之卒章。賢吉甫之友。而以孝友
之張仲終焉。肯哉詩言。人臣任天下之重。
兼文武之寄。所與不可不慎也。孝友之張
仲。無求於吉甫者也。仲也孝。必不與不孝
者友。仲也友。必不與不友者友。仲也可與

吉甫友。又必凡為吉甫之諸友。皆可與仲也。友者也。吉甫誠賢矣哉。豈不足以兼文武而憲萬邦哉。與不可不與也。李文之說。
雨無正。篇名。其二章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勞也。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李文
六日臣按雨無正。朱熹以為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夫其去者。雖憂讒畏禍。至於鼠思泣血。有難言之疾痛。然而正大夫三事。邦君諸侯。皆大臣。有均

休戚之誼。豈若是忽哉。詩人深責望之。一曰莫肯。再曰莫肯。若以為于君乎。何尤者。忠愛之道也。繼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諸君子之去。以保身也。而詩人以為不敬其身。誠反復於敬身之旨。則忠孝之理合。而去就之義精矣。
小明。篇名。其四章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臣按小明詩人。不以已之在外。載離寒暑

爲勞而勉其共人僚友之處者之安處於內者

以義靖共自獻之誼也。好正直無棄爾輔

也。神之聽之。暗室屋漏之心也。古人臣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既自以政事愈蹙。不

敢懷歸。又望其僚友之處者焉。誠以共人

而克盡厥職。與眾君子同心勦力於朝。無

內憂必無外患也。共人而怠棄厥職。惡直

醜正。則雖勞臣鞅掌於外。將如之何哉。故

曰。念彼共人。惓惓懷顧。憂國之心。迫切無

已。與北山之詩。徒怨嗟於燕燕。居息者異

矣。詩經燕燕詩。對國來。之事。刺。厥。我。漸。不。

大雅桑柔。篇名。其十三章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臣按周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

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天

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得取焉。胡可專

也。此詩序云。芮伯刺厲王。而春秋傳曰。芮

良夫之詩。故朱熹以爲貪人。指榮公也。

烝民篇名

其四章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臣按國之興也必有勤動恪恭之臣後先

勩力出險濟難宣王之世尹吉甫方叔仲

山甫召虎南仲之屬是也及其敗也必有

泄泄沓沓之臣雖踰絕險曾是不意者幽

王之世尹氏皇父聚子蹶橐之屬是也故

大猷勤怠之分與亡之卜筮也懈亦有二天降

慝德強禦培克使國家之事糜爛瓦解不

能起者此罔有念於一人而懈者也凡百

君子莫肯用訊此心乎一人而亦懈者也

夫不克念乎一人者復何責焉嗟爾君子

以不得其職而有懈心亦非誼也人臣事

君祇有進退之義無勤怠之分仲山甫夙

夜匪懈者也猶曰明哲以保其身蓋可進

未始不可退也如其不然一日立乎其朝

一日事乎其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之

分也

禮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

質也。

臣按言每有餘。行每不足。夫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皆脩身踐言之謂也。言踐。則言不徒言。皆其行也。故曰善行。行不脩。即所言皆先王之法言。不可為道。言合於行。方可為合於道。故曰言道。行脩。言道。忠信人也。可以

學禮矣。故曰禮之質。

大夫七十而致事。

臣按古者四十而仕。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而服官政。謂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者也。七十而傳。謂傳家事於子也。七十。則老矣。天子方將禮之為國老。養之於東膠。記之於惇史。其於鄉則為鄉大夫。為州長。為黨正。與六鄉之教。而無職事。而又可貪勢固位。不知早退乎。

夫四十而仕。不欲以不學未成之材。而輕於求進也。七十而致事。不欲以患得患失之心。而不果於求退也。難進易退之節如此。
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

大陳澔集說曰。狐裘三十年而不易。是儉於己也。遺車一乘。儉其親也。禮。窆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窆訖。卽還儉於賓也。此三者皆以其儉而失禮也。喪而出。外盜。禮也。而費心。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陳澔集說曰。曾子主權。有子主經。

臣按奢而犯禮。真風俗之蠹也。奢則志願無極。卿大夫羔羊素絲之節衰。而廉恥之道喪矣。以管敬仲之賢。能讓卿禮於高國。而有鏤簋朱紘。山節藻梲之濫。知儉之難

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晏子之遺車一乘。寔訖卽返。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誠爲少過矣。蓋迨於墨也。若一狐裘三十年。則何傷哉。且晏子之儉其親也。獨不猶愈於則以非禮之養。養其親者乎。記曰。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則烏知夫不儉其親者之皆爲仁者之粟乎。其或不出於伯夷。而出於盜跖也。親而賢。必吐棄之矣。夫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將以救世。君子固不可以不恥盈。而與之浮。湛也。

少儀。不疑在躬。
陳澹集說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

臣按不疑。非不使人疑也。要在自信而已。意之欺與否。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自無可信。誰其信之。吾誰欺。欺天乎。曾子所爲。日日於內省。中庸所以凜凜於潛伏也。若

仰不愧而俯不怍。即使讒謗交積。其何傷焉。而况誠信所孚。有必應之理乎。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臣按諫。非人臣之得已也。諫而聽。已不如其無可諫也。有何驕。諫而不聽。至再至三。可也。有何訕。必不聽。退可也。又何疾。子曰。不遠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不遠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諫者疾者。驕者皆調。與尸利之徒也。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訕者疾者。驕者皆顯然陳君之失。而罔有愛於君者也。頌不忘規。古之誼也。一於調。則劇秦美新之屬耳。怠未至於廢也。張而相之。事事有明作之氣矣。若廢則已敗壞也。必痛懲前轍。一掃而更之。方可挽回既墜之緒也。若怠而莫或起

之廢而仍泄泄然。一無調絃更鼓之意。又豈特怠廢而已哉。社稷而皆若臣也。其何賴焉。

雜記。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方慤曰。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於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

臣按三患言學。五恥言政。然有三患必無五恥矣。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則弗聞之患亡矣。多志質而親之。則弗學之患亡矣。精知畧而行之。則弗能行之患亡矣。如此乎

言有物而行有則也。又安有居其位而言
行交譏。以至於不稱。而有地荒績墮之恥
哉。得失之義。方慤釋之最精。君子唯不欲
苟得。故亦不欲苟失。得其位。必稱其位。萬
一不能。則必辭。必退。若後世之策。免賜罷
勒。停則徒失之者矣。是可恥也。眾寡均而
其倍焉。君子恥之。自反而已矣。亦無有嫉人
益之私也。非欲蓋人而出其上也。

坊記。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
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
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
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
犯君。

陳澧集說。方氏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
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衽席
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
言。

言臣按古之君子。輕富貴而安貧賤。以高位
以爲懼。而不以爲榮。故推賢進能。唯國家之
事是亟。而不必其自於已。一辭一讓。俱本
刺公誠。辭非爲名。讓非私人也。後世亦有以
不受爵祿爲高者。或矯厲之意多焉。與君
子少異矣。迨其末也。卽名亦非所恤。未得
患得。援上陵下。風俗日薄。去不奪不厭無
幾矣。斯亦卿大夫之恥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曰。彼有遺秉。此有
不斂穢。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
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臣按利。非君子之所忍言也。利而欲盡。則
尤不待君子而知其不可也。欲盡則必專。
專則難必及之。榮公之所以敗厲王也。董
仲舒對策。極言吏多姦邪。民多盜賊。以古
準今。繆盩陵彝。卽其原。在於居君子之位。
而爲庶人之行。其言曰。夫天亦有所分予。
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所受

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富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斃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急窮愁

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曰：我已食祿，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

大夫。緩於誼。而亟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
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
民向仁。而俗美。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
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
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
人之行哉。而賈誼亦言。今世以奢靡相競。
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自甚。可謂月

子曰。漢承秦敝。風俗流失敗壞。卿大夫因恬不
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蓋
知恠。雖以文景之仁儉。而下猶不能化也。
嗚呼。居君子之位者。當知所以自處哉。
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

陳澔集說曰。下達謂趨乎污下。如曰吾君不
能。如曰長君之惡。逢君之惡皆是也。伊尹使
其君爲堯舜之君。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則
謂之上達也。尙辭。利口捷給也。自。所由以進

者也。

其臣按不下達。僅不長逢君之惡。如戰國之
論大夫。猶易也。恥其君不為堯舜。斯不下達
刺矣。不尙辭。亦非必喋喋利口也。有死於其
言。斯不尙辭矣。非其人不白。非其託身於
近習嬖倖。為不正之甚也。因不失其親。必
如蘧瑗貞子之屬。斯非其人弗自矣。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臣按守和之難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邇

因臣之和君也。同寅協恭和衷哉。邇臣之和
夫臣也。守者乃維持調護。可否相濟。上下一
寒心之謂。邇臣地處近君。若內不以君為心。
刺外不能調衆人之心。以為心。則上下不交。
根差而否之形成矣。正百官者。大臣法。小臣廉
也。慮四方者。圖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
皆非守和者不能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
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富而可貴而亦可賤。可富而亦可貧。可生
子曰而亦可死。即謹終之道也。可貴而不可賤。
可富而不可貧。可生而必不可以死。即可
使爲亂者也。

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陳澹集說曰。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在
家母教之法度。乃可承先祖共祭祀。猶卿大
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可以與
國政矣。

臣按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謂不變未
達之所守。卿大夫已仕。能循其未仕所學
先王之法。則功成而德行立矣。此臣之鵠
也。射以繹之。故歌采蘋以節之。然樂循法
一於敬而已矣。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菜。季
蘭尸之敬也。

聘義。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
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
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

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臣按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故

禮義之勇。乃真勇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

禮義。固也。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亦禮

義也。不然。則爭鬪而已矣。故悅禮樂而惇

詩書者。允文允武。無所不宜也。未封世學

孝經衍義卷八十六

孝經衍義卷八十七

卿大夫之孝

德行

春秋祭叔來聘。

莊公二十有三年。

胡安國傳曰。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

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

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

卷來討。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

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

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臣按人臣比肩事君。義無私交。同德一心。

則合羣策羣力以為用。無嫉妬之私也。獻
可替否。則特立獨行而不為異。無阿比之
私也。祭叔來聘。非必遂如後世之結援強
藩以自固者。春秋謹微。特奪其使。以示戒。
魯論于和同羣黨。周比之間。明君子小人
之分。其此意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襄公二

十年。

高氏曰。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
之喪也。

臣按三年問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
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
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
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日
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
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

則釋之矣。速未練而從政。是年之秋。又帥師伐邾。甫期而從。金革亡避之變禮。劓鉅痛甚之謂何。而若是忍哉。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且麻之有子者經帶杖。竹杖。菅屨。草履。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杜預以爲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故孫辭答家老。蓋春秋之世。禮教寢衰。喪服之制。多以不講矣。如無財三平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爲

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襄公五年

臣按以成季之勤勞。而文子克紹其勳。盡忠公家。一無私積。經之所謂能守其宗廟者也。若後之子孫。至富于周公。而旋有陪臣之禍。幾覆厥世。所謂罪莫大于不孝者矣。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吾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襄公十五年

臣按不貪之寶。奚啻美玉。賢者之視寶玉。猶其視瓦礫砒砢也。豈以其至重。易其所至輕哉。昔子產取喻于象齒。晏子為度于幅尺。黑肱保世于薄祭。女寬寓諷于厭飽。叔向致賀于能貧。其知所寶哉。知所寶哉。

昭子叔孫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

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昭公十年。

臣按故國必有世臣。當其得姓受氏。必有大勳勞于國家。書于太常。勒于鍾鼎。而為之君者。亦願其子孫世世守之。益篤前人

之光。母隕隊厥問。故經言卿大夫之孝。以能守宗廟爲賢也。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藉先世之寵。謂可長保。每驕奢淫泆。自取覆亡。齊之高國。晉之三郤。范中行氏。可鑒不鮮也。夫生長富貴。不敬不戒。則雖社稷之子。長以孫常在。猷猷而况有家者乎。昭子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知慎則知難。知難則不至。子其棄德曠宗。以及其身矣。國語。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

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良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臣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闔而死。

臣按讀揚之水。椒聊。二詩。晉之歸于沃也。夫人知之矣。沃強翼微。一共子誠無何而

卒死其君。自靖自獻之道然也。揚之水。椒
聊。詩序皆刺昭公。而嚴粲以爲晉之君子
聞桓叔之命而不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言桓叔之強。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
在彼者。尤似得詩人忠厚之旨。且共子之
志也。明成祖靖難兵起。與曲沃事頗類。方
方孝鐵鐵諸臣視死如歸。其從君去者。變
瑞姓名。匿傭保。奉事不懈。可謂有共子之忠。
有唐風之厚矣。

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
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
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
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
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

臣按德義之府。在先王之法志。故人不可
以不學也。行年五十。守學彌惇。可以爲上
卿。而任國安危矣。貞慎。有謀。多聞。亦非學
不能也。以霍光之篤厚謹慎。不能早歸政。

于宣帝即位之初。寇準剛方有大節。不能不惑于天書之詐妄。二臣天資之高。其行己多合于先王之德行。而終不能無誤者。不學之故也。而或者疑于臯陶稷契之時。何書可讀之一言。以爲何必讀書之證。是謂墳典丘索不足以語于書。而之數聖人者。倚相之不若也。衰也知守學。彌篤之爲賢。且三讓卿。而所讓皆社稷之衛。能下己。能知人。不學而能之乎。

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

廋辭。廋。隱也。隱伏。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

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

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

擊之以杖。折委笄。

臣按鞏之役。師還。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

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

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夫後入而喜。掩人而

怒。可見不能讓而覲然居人上者。同于行
險徼倖。必非親心所安。即使其親未必如
武子之皆賢。而在人子。非所以安親心也
已。

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
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
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
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固辭不立。
臣按無忌之辭。可謂無功庸而居高位者。

勸也。不敢辱君朝。以忝其宗。斯資事父以
事君者矣。此與傳所載異。傳曰。公族穆子
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
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觀無忌之讓起。可謂孝友。而稱起之與賢
人游。又可見取友之足以輔仁。而獲乎上。
信乎友。順乎親。無二道矣。

楚語。闕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

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今子

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司讀作伺。

臣按子常之蓄聚積實。如餓豺狼。卽寧獨子常。一子常倡之。而在廷之臣。費無極。鄢將師之屬。皆子常也。四境之內。自大吏以及牧民之長。必多子常也。若是。則如蘇軾所謂百萬虎狼。散在民間者。而楚之國。其

有不殆乎。夫自古勤民以自封者多。罹喪亡。蓋不可勝數。幸而及身自免。身則速朽。其與幾何。此雍門之所以不終彈。而孟嘗之涕泣不自持者也。况怨毒所極。子孫必多不令。以覆其祀。則誠餒而矣。又不如小人之腹。屬厭而已者。之得計多也。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臣按臨之以莊。是敬之見于容貌者。所謂

儼若思者也。而敬親則其本與。慈謂慈于衆。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舉善教不能。與賢能。一以孝爲首也。三者一于敬而已矣。敬則一于敬親而已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臣按孝經一書。皆言政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惟此矣。若必外孝言政。直不知政本也。夫子託詞以對。或人者。其亦作經之

旨與。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張栻曰。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固無不知也。至于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

臣按經言禮者敬而已矣。敬其事故不知而問。雖知亦必更審焉。蓋其事之大體。聖人固無不知。若夫習其數。而舉其物。雖聖

人有不能盡者矣。每事必問。是以敬心處之。禮之本也。因每事之問。以至事無不知。可以周旋而無失。禮之文也。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他日夫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戰克之道何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是也。受福之道何也。入太廟。每事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也。皆禮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臣按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正此章之義疏也。吝
子曰者其器小也。爲驕之本根。驕則必奢必僭。
乃吝之枝葉。程頤謂驕氣盈。吝氣歉。真德
秀謂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鄙
陋局促。容受不得。諺所謂器小易盈也。仲
之不足者。非才也。氣也。平日無格致誠正
之功。以養其氣。故功甫成而心已動。氣不
足以舉之。如器之不能容。必盈溢四出。不
可收拾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毅

子曰者。吝之反也。不驕之本也。然朱子謂子路
子曰之車裘與共。是治一吝字。顏子無伐無施
是治一驕字者。蓋子路先治本根。如攻腹
心之疾。而顏子則大段無病。直欲表裏內
外。皆完養平粹而已。

臣又按如說苑所稱管氏築三歸之臺。蓋
與蕭相國買田宅自汗同意。此正氣不足
也。夫己不能以居成功。必自傷以求免。聖
賢無此詭曲之行也。伊尹周公。何嘗必得

于君而所以處之者規模局量固已廓如
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者是也。自昔同流。五原不試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
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本姓敬文與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子無所無政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子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
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
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此其實言子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
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聖人之論人。敬辭然一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臣按論語此七章皆聖人與其弟子評論

矣。平當時之賢大夫。聖人之論人。如衡然。一毫

輕重之不爽。有大體無可稱。而可節取之

者。如孔文子之文是也。有世所共好。而必

察焉者。如臧文仲之知。季文子之三思。是

也。有深嘉亟子。而稱之亦不過其實者。子

產。平仲。令尹子文。陳文子。甯武子。是也。夫

孔文子之為人。夫子嘗不答其甲兵之問。

又嘗譏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矣。

子曰。此固無足深論。若子產甯俞。固皆忠之屬

也。平仲之澣衣濯冠。季文子之相三君無

私積。亦可語于清也。而其仁則概乎未之

或知者也。子產之卒也。夫子為出涕。曰。古

之遺愛。甯俞之愚。至嘆為不可及。然而刑

書丘甲。終不可語于王道。叔武之死。不能

弼君之違。于二子有深惜矣。遑論其餘哉。

若夫子文無字。陳文子。又不可同日而論也。

子文之忠多可稱。文子既不討賊。而又旋反於齊。避他國之猶。崔子者。而就本國之崔子。何也。夫子蓋亦就其潔身去位之初事而論之耳。然而世教之衰也。君臣朋友之大閑。多不可問。強學好問之風。亦邈不可得。夫子所以于諸賢多有取焉。而譏文仲行父。季文子。亦微而婉。善善也。長之義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臣按一孟之反也。莊子稱之。則以其有聞於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也。此固足以愧後世之爭功不已。如鍾鄧之於蜀。二王王渾。王濬。之於吳。賀若弼韓擒虎之於陳者矣。而夫子稱之。則以其能去驕矜之心。為可以進於道。蓋借之反立訓。欲學者操此。無欲上人之心。使私欲日淨。天理日明。如憲之克伐怨欲不行。如顏子之無伐善施勞。有若無實若虛。又進而至於周公之孫。

碩膚。禹之不矜伐，則爲德行之極致。而又非之反之所可及矣。嗚呼！文無外善賦。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臣按聖人之于巧言令色，痛絕之者屢矣。譏其鮮仁，以爲可恥。蓋深慮世之溺於鮀朝輩，而遂以成風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則爲鮀朝輩，良亦苦矣。二子之言，與聖人

同其惡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朱熹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

臣按才節二者，自不可偏廢。有節無才，雖可自靖自獻，而終不能無憾於託寄也。然才是有猷有爲，節是有守。才亦必從其所守。培養擴充，方爲才美。若僅僅用其才勝

者。卽其才終不能無病也。三代以下。可以
託孤寄命者。無若諸葛武侯。然其自處。惟
曰謹慎二字。所以可任大事。霍子孟不但奪
今之于妻顯。以昭帝之美質。不能盡輔之以誼。
阿其專斷。朝政亦常有闕敗。未可謂全乎其
未託寄者也。有明神廟之初。江陵爲相。輔少
大節主。致富強。然由其大節不立。故相業亦未
曾干光。其調護神宗。恃一馮保。是傅姆之養也。
爲政專尙武健嚴酷。是申商之學也。有美

才而無素養。學問不醇。根本不固。終未可
謂之全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康子三問而夫子答之三。一言蔽之曰。政者正而已矣。若何而正。則無欲是也。欲者盜源也。不至於用殺不止矣。已實長。盜賞盜而多殺無罪。何其不善自反也。夫欲正。百官以正萬民。誠在帥之者如何而已。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臣按以居室為逆旅。死生為俄頃。一切遣放者曠達之敝也。聖賢之教則不然。卿大

夫之家以守宗廟承祭祀為孝。則居室自有居室之道。不諱言有也。亦不必辭富也。苟焉而止者。斯真不苟者也。以之承先。則祖父享之。以之逮下。則子孫保之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政者正也。夫子屢言之矣。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說

之不以道不說。蓋正已而已矣。正則公平明恕。其於物也。如準之於輕重。規矩之於不方。圓繩墨之於曲直。惟其當然而已矣。無私之至也。然則難說者。易事之本歟。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

臣按邦無道。獨善而已矣。穀之恥。欲免無難也。若邦有道。穀者。此是廉謹。止能稱其祿者。其與貪冒無厭者。固已遠矣。而不能有爲。則負有道之朝者。甚多也。此恥正無窮盡。人不能解免也。推而極之。苟不至於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猶然穀而已矣。則其恥何時而已哉。古人之恥。若是而已。後世止以不能廉讓爲恥。是世道日衰。而君子之自待已薄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臣按成人。猶言全人。父母全而生之。子全

而歸之。是爲全人。極其至。非聖人之踐形。惟肖。固不足以語於此也。四子之長。俱有偏倚。駁雜者。夫子蓋卽其近者論之耳。文之以禮樂。則未正者亦歸於正矣。文者。磨礪長養。如玉之琢治。而益瑩然。如花葉之浸灌。而日蔚然。故夫學不足以變化其氣質者。皆不能文者也。由之。行行如終。爲少文。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母死。齊伐魯。莊子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死。則不過一勇者而已。惜乎其能孝而未知所以孝也。古之君子。禮樂不須更去身。固將以自文其氣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臣按人終日皆過也。知過者鮮矣。知之而不能自克。仍展轉相循於過。而無窮也。所爲自欺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

而內自訟者也。自訟則能克之矣。然聖賢俱不言無過。而言寡過。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則要其究竟。而夫子之語子張。則寡尤寡悔而已矣。學問愈深則辯過愈精。剷除愈熟。則悔過愈勇。日日求寡也。日日未能也。此自用力之實際。而非謙挹也。夫子於學易。願假數年。可以無大過。伯玉年五十而知非。年六十而化。衛武年九十五矣。而猶作抑戒。聖賢心事若一。此不自欺之實學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南齊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自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正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

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子欲文，魯公甲，魯公乙而問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朱熹曰：鄉原者，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

臣按：鄉原本情，亦起於患得患失之一心。如馮道可見矣。然較之鄙夫，更險而詭，其實不過鄉人之鄙俗者，而躡取聖賢之近，似自欺欺人，以市聲譽，以鄙夫之心事，而不如鄙夫之真。故聖人尤惡之。黃榦所謂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

害夫廉也。

孟子。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臣按倉廩實。府庫充。而民饑死散相繼。此非必皆有司之罪。然而有司無所遁也。有司受君之命。牧君之民者也。一告不可。至再可也。三可也。不告而矯便宜行之。君子以為猶告也。即不可。投効去可也。必無有暗啞之有司。死其民散其民之有司也。孟子所以責孔距心也。水而然其亦無事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朱熹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
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
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
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

臣按孟子之不動心。由知言養氣。知言致
知格物也。養氣正心誠意也。其苟量規模
固已正大高遠矣。大行不加也。窮居不損
也。何心動之有。管仲惟其不講於聖賢大

學之道。所受者小。裁有功業。張皇震動。無
以居之矣。然管仲不知制其心。而爲之動
者也。告子則又強制其心。而使之不動者
也。管仲之失。在不知義。雜利爲義。故流而
爲刑名。告子之失。亦在不知義。絕外爲內。
故淪而爲空寂。孟子所以一則卑之。一則
斥之也。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
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胝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言與

齊人曰。所以爲胝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臣按臣之事君。豈忍言去。有官守者。必靖共爾位。蹇蹇匪躬。有言責者。則法語巽言。竭誠致愛。去者。至不得已也。豈若悻悻然小丈夫哉。夫子彼婦之歌。孟子三宿之意。

皆不輕於去者也。夫君子不可徒留。亦不

可苟去。守道守官。惟所裁而已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臣按自古小人。亦未有不慕君子者。而莫

不激於君子之絕之太甚。而斥之無餘。彼
乃自知其必不見容。而始致死焉。然彼之
致毒者陰而曲。而君子之應之也顯而直。
公將。禾有不爲其所中者。如夫子之待陽貨。孟
子之遇王驪。則奚自有鉤考之禍。清流之
酷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
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
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且朱熹集註曰。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龍斷。岡
壟之斷而高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旣不行。復
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臣按貪夫殉財。無所不至。壟斷之譬。酷盡
之矣。孟子辭祿而受饋。辭十萬而受萬。亦
未爲傷義。而以爲賤丈夫者。士君子之制
行。誠不可不嚴也。一辭受之間。有壟斷之
賤焉。一言不言之間。伏穿窬之盜焉。克類
至義之盡也。夫君子之責人恒恕。故雖以

諸侯之取非其義而不可謂之盜。其律已恒嚴。故一念之不義。卽比之爲盜。爲賊。凡以自爲之坊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臣按制行之敝。莫甚於自恕。謂屈者伸之階也。直者枉之贖也。不知始一差跌。萬端墮壞。胡可轉也。卽使果有尋丈之伸。丘陵之獲。君子弗爲矣。謂吾之所失。有萬於尋丈。丘陵者也。孔子見陽貨。未嘗詘身也。楊雄。惟有詘身信道之說。至不免于寂寞投閣。而曾鞏猶以雄爲似箕子。蒙難正志。士君子之辯義。固不可以不精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朱熹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

臣按衍儀破六國之從爲橫。皆逆探諸侯之所欲。與其所畏。而中之。而因制其輕重之權。以動天下。史遷亦言其傾危。此又管子仲晏子所不爲也。孟子之言大丈夫者。直

是狀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者耳。於二子猶蛟龍之於蝮蛇。豈復可議優劣哉。朱熹以爲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者。信矣。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臣按責難是大綱。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也。陳善者。委曲開譬。因機利導。使之漸進於難之一途。而不知其難。孟子之

答齊王好樂好色好貨者是也。如是則邪者庶可轉而之善矣。堯舜誠可學。學堯舜者豈能如堯舜。然人臣一心。惟欲堯舜其君。然後可以爲殷之高宗。周之成王。而豈可。不以其至者爲法哉。三代而下。如漢之文景。誠令主也。如其臣有學堯舜之道。以事其君者。文景之治。必更有可稱。唐之太宗。如房杜王魏之徒。使皆講聞於聖賢大學之道。則又奚止成貞觀之烈而已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張栻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

胡炳文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

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無家亦勤。慎常
 常。臣按周公之制作。莫詳於周禮一書。即太
 時宰一職。橫渠張載以為許大心胸包羅。如
 登捕龍蛇。搏虎豹。蓋雖聖人之才。而亦早夜
 深思之所積而得之者也。惟公之心。不但
 文武之謨烈所當一一顯承。即禹湯之舊
 章必無敢輕於改革。其有不合者。時異勢
 殊。不得不變。變法之際。尤公之所畏也。故
 竭誠盡慎。反覆詳度。雖有所增損。而必求

無拂乎理之固然。則其心一三王之心也。
 所以能監於二代。而成郁郁乎文之盛也。
 後世之人才。萬無有及於公之多才多藝。
 而其思又萬不如公之周詳慎密。視天下
 之事每輕。而變前人之法輒易。科條萬端。
 憑臆裁決。而患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子思居于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
 如伋去。君誰與守。

臣按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

邦邑危則亡之。未有先去以爲民望者也。或承平日久。大者連城。小者一邑。惟恐或罷干思。或黜以去也。大盜猝發。各鳥獸竄。惟恐去之不速也。盜去。則守者復來。踪跡之詭。甚於盜賊。有是臣乎。又其甚者。守者去矣。尚無賊也。賊去久矣。尚無守也。不知馬牛之相去。而妄意風鶴之皆兵。甚爲賊笑也。然而代不乏守義之臣。或以孤城支敵數年。或以一郡保障一方。力盡而死。光於日月。

此真足以愧夫食祿避難而乞活且暮者矣。而有宋南渡之末。伏節死義者尤盛。則倡明理學之效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

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臣按一簞食。一豆羹。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齊人一乞人也。不惟不屑。而猶以爲未足。何也。乞人無富貴之心。而齊人多一

歎富貴之見也。欲以富貴者。驕妻妾。自不得皆不乞。乞自必無饜足。何論蹴爾哉。則亦不未足。比數於乞人矣。人之求富貴利達者。亦亦然。富貴之於人。甚矣哉。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臣按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一夫不獲。若撻于市。欲堯舜其君民者。猶恥之。世有堯舜之君。與堯舜其君民之臣。道可謂行矣。而猶然恥也。况道不行之時哉。道不行。非

行道者之故也。而立乎其朝。無以自解免也。則誠不若居卑貧之可安矣。而世之卑貧者。日勞心于尊富。不居其所可居。而必居其所不可居。何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朱熹曰。孟子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

張栻曰。古之人。脩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于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爲文辭。則并與其假者不務矣。則人才何怪乎其難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子曰。於貴者。人之同公也。人人有貴。于曰。貴

臣。按脩天爵。以要人爵。有要之之意。正所重。謂假之者。必至棄之而後已。假者。未有能忠終者。然其始。猶必激厲名節。躡取聲譽。若實甘心於乞墦。求榮於趙孟。則又其下者矣。真飲食之人也。如南軒張栻之說。謂後世嘗取士於文藝。并其假者而亡之。假使取士不以文藝。亦恐要爵之途愈多。而乞靈於

趙孟者。亦必益甚。且人心之壞。固非文藝之罪也。循其本而正之。言揚事舉。皆可也。當不然。則皆弊而已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范祖禹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

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爲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爲文武之君。榮公以崑利引周厲王。而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而秦亡。此引其君於當道。引其君以當非道者之明鑒也。

臣按范氏祖禹之說盡之矣。祖禹在講筵。最善敷陳。卽此可想見。宜蘓軾稱爲講官。

第一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臣按國家之興。必有計安社稷之臣。國家之敗。必有妾婦鄙夫之臣。此繫一時之治亂者也。若天民。則間世而一出矣。開一代之治者也。若大人。則又開萬世之治者矣。

如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爲臣者是也。伊
呂於莘野渭濱之時已抱可行之具。及爲
阿衡尙父之日亦無加於天民之初。周公
在上能使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能使萬世
齊大文明。皆不係乎人爵之有無者。故曰天民
亦天大人。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臣按介訓分辯。惟其辯之明。所以持之固。
蓋義利公私莫不有介。所謂利與善之間

也。此際一差毫釐千里。君子精義之學。正
在此也。柳下惠之和。必無有過於和者也。
如農之有畔。不可易矣。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蓋言介也。

文化丙子

不思其於益言介也

其物不可見矣孫子素其功而時

德不思之時必無其功故時者

問所

孝經衍義卷八十七終十里孫子素其功而時

